



聆听 落叶的声音

□陈丽娟

清晨,我悠闲地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,尽情地欣赏着这北方初冬的景象。

一阵萧瑟的风吹过,一片树叶落在我的肩头,用手一摸,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。我把这片叶子放在掌心仔细观察,叶子微黄,脉络清晰,由于失却了水分,叶片有些萎缩,呈焦枯状,多像辛苦劳累一辈子母亲清瘦干巴的手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它,看不远处有片叶子像断线的风筝在空中飘荡。“啪嗒”一声落在地上,干脆利落,这是一片梧桐树叶,怪不得发出如此响亮的声音,原来它是在用巴掌和地面击掌。

我站在一棵高大的枫树下面,脑海里立刻现出那句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优美诗句。那满树的枫叶红得如一团团火焰,一下子就把人们带到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。一片枫叶正在风中荡悠,叶片时而高飘,时而低旋,像一面红色的小旗在风中舞动,然后轻轻地落在地上。我轻轻地拾起红枫叶仔细观察,那红彤彤的叶子边沿上长出均匀的锯齿,叶面上有清晰的脉络,样子十分独特,恍如一个小手掌,让我爱不释手。

柳树的叶子较细小,风一吹,随着枝条的摇摆便轻轻落下,不是落在草丛中,就是落在沟畔间和湖水中。风再大一些,落下的柳叶除了飘在湖水中的,其他的就消失得无影无踪,声音自然不易觉察。不过,用心聆听,还是能听到叶子落地时那轻微的叹息。那“啾啾”的声音纤细微弱,像刚出生的婴儿发出的细微呼吸,牵人情,抚人心。

轻柔的“沙沙”声在我耳边响起,原来是银杏叶落地的声音。看着银杏叶优雅地飘落,仪态之轻盈,像是不经意间一回眸,落了一场金色的雪,飘飘洒洒,眨眼间,地上铺了一层金灿灿的绒毯。我随手捡起一片落叶,那像小扇子的叶片金光闪闪,边沿像小姑娘裙边的美丽蕾丝,细细的叶柄微微翘起。我小心地装进口袋,用它做书签岂不是一件美事。

深秋初冬之时,风吹响一片叶子,也让枯叶与树枝依依惜别,抵达生命的另一种状态,完成生命的又一个轮回。

叶落,有的是放声高歌,有的是载歌载舞,有的是低声吟唱,有的是一声叹息,有的是如诉如泣,但都是对树的留恋。是生命由繁到简的一次清场,是“化作春泥更护根”的殷殷情怀。聆听叶落的声音,聆听季节变换奏响的美妙音符,更让我懂得了,繁华之后是沉静,沉淀之后是静美。一片叶子,从春天的生发到夏天的茂盛,再到深秋初冬的飘落,不是生命的谢幕,而是奉献之后的另一种重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落叶是辉煌的。倾听叶落的声音,就是倾听天地间萧瑟和鸣的唯美韵律,倾听万物间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曲。

记忆里的冬天

□李 健

小时候比较顽皮,跌进冬天就和小伙伴们聚在打麦场上擀面包、打陀螺,棉袄的袖头早早磨破,晚上钻进被窝,母亲便开始一针一线缝补棉袄。煤油灯下,她先翻转平铺棉袄,找到破损的口子,抓一把棉絮放上去,用手摸摸厚薄,合上找来的替补袄面、里子,右手中指戴上顶针,针尖在头发上抹一下,穿针引线缝补棉袄。

翌日,穿上母亲缝补好的棉袄,一股暖意瞬间弥漫开来,即便教室门缝有呼呼灌进的寒风,也不会觉得冷了。

可如今,还有谁再穿棉袄,羽绒服轻便保暖,这件没穿烂,那件就买回来了,大人孩子保准都有两三件。

细细想来,一件普通的棉袄,不知倾注了母亲多少心血和疼爱,热乎乎温暖在身,感觉一个冬天都不冷。

北风呼呼叫,转眼冬至到。到了冬至,家乡人特别注重这个节气。学校老师也格外开恩,提前敲响那一截锈迹斑斑的小钢轨,一向严肃的郭老师也会痛痛快快地宣布:“都回家吃饺子去吧!冬至吃碗扁,不冻耳朵不冻脸。”然后我们像一阵风消失在村头

巷尾,那印象中的饺子香味,便开始在山村的家家户户弥漫开来……

一盘饺子千般味,荤素百包暖人心。冬至这天,母亲总会少干点家务,扒开萝卜窖挖出被土埋着的白萝卜,用温水一遍又一遍洗去萝卜身上坑窝里的根须,再用热水泡上一把粉条,择香菜剥葱蒜。洗净切片的萝卜在滚水里焯一下,放案板上剁碎挤干水分,等候父亲回来包饺子。

我和妹妹趴在院外石板上写着作业,眼睛不停地瞅着远处回家的父亲。父亲在邻村小煤矿上干活,每年冬至,小煤矿都要提早停工,催促工人回家包扁食过冬。

扁食,北方人再熟悉不过,且餐桌上常吃常新的饺子。但冬至这碗饺子,被人看得很重。它不仅包进了美味,也包进了传统习俗,而又幻化成了抵御寒冷的一道传统美食。

看见父亲回来,我和妹妹急忙向院中的母亲吆喝:“我爹回来啦!”听到喊声,母亲匆匆走进灶膛,开始和面包饺子。父亲在堂屋喝罢一碗蜂蜜热茶,母亲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盛了出来,父亲颤悠悠地把饺子拨给我和妹妹。看着鼓腾腾的饺子,忍不住

咬了一口,浓郁的萝卜粉条鸡蛋香扑面而来,深吸一口热气,竟锁进了我的童年岁月。

吃罢半碗饺子,咂吧着嘴唇就往灶房跑:“妈,还有没?”昏暗的油灯下,母亲苦笑了一下,筷子夹着一块卷着的红薯面片,不时有酸茶从中簌簌掉落。“你咋不吃扁食?”“不爱吃,吃扁食可糟心!”

那年,我12岁。冬至饺子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,这记忆里不仅存放着母亲的勤俭持家,还有父亲的无怨无悔,更多的是阵阵鸡鸣,映衬着呼呼北风。一觉醒来,妈妈在做饭,父亲在扫落叶,而我在温腾腾的被窝里喊着:“妈呀,饭熟了没?”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如今每年吃冬至饺子,不会再是期盼肉香的饺子,儿女们会在酒店订上一桌饺子宴,从普通的萝卜白菜、大肉粉条,再到蘑菇木耳、海参鱿鱼;从山村农家到馆子酒楼,小小的饺子大有一包百味之势,它不仅牢牢地锁住了岁月的乡愁,也锁住了那个为家辛劳一生的虔诚身影,母亲那句“我不爱吃,吃了糟心”这不会消逝的声音,成为我一生都不会忘却的声音。

咸菜和干菜

□廉彩红

小雪时节,母亲就开始忙了。

她买回来一筐萝卜,认真洗干净,切片,切条,撒盐,腌两三个小时。这两三个小时里,母亲并不闲着。她忙着熬花椒大料水:锅里大半的水,丢进花椒、大料煮开,晾凉。熬好水,再去看萝卜,萝卜出了很多水。把萝卜捞出来,摊晒在席子上,让冬天的阳光和风一起敛一敛萝卜的性子。刚收的萝卜带着青春的冲动和顽劣。冬天的阳光,温煦不燥,冬天的风,刚中带柔,它们懂得如何安抚人心和万物。萝卜慢慢地收了骄横,交出更多的水分和青涩,身上泛出老年的皱褶。母亲拿起一根尝尝:“筋道,收得越小越好吃。”

一层萝卜条一层盐,把它们码在小缸里,泼上花椒大料水。上面置一算子,算子上再放一块大石,再盖严,防止灰尘、生油、生水进去。

吃的时候,捞出咸菜,切成碎粒儿,加香醋、香油拌匀。喜欢原味咸

菜的,也可以直接吃。咸菜和糊涂是绝妙搭档,曾经,它们担负起我们一整年的早饭和晚饭。那个年代,困窘的生活常常迫人衍生出很多生活的智慧,人们不得不精打细算,让自己及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节俭又有滋味。现在我们会把咸菜炒一炒或者炖在肉汤里。下里巴人的咸菜,随着时代升格了。

少年时,每每不等咸菜腌透,我就要揭开缸盖,从石头旁边捞出盐水萝卜,切丝,配上葱丝和辣椒丝,淋上香油和醋,青、红、白、绿,是脱俗的水彩图,入眼淡雅清新,入口则鲜香酸辣,极其下饭。或直接切条夹在刚蒸好的馒头里,解馋得很。如今,女儿也如我一样,爱吃盐水萝卜,经过盐水腌的萝卜,有着一身湿淋淋的水气,白的更白,青的更青,在大鱼大肉之间毫不逊色,反倒更清新雅致。

鲜嫩的菜,所有的青春年华,都

在秋冬之风的抚摸下,交出青春的模样,也交出骄横的性子,内敛低调,宛如收刀入鞘的江湖侠客,厌了倦了,借着秋冬之风的力量,退隐下来,从此不问江湖事。

可人们对它们恋恋不舍。炖菜时,总要想起它们,排骨、羊肉、牛肉、豆腐、海带、粉条等,一并热气腾腾地翻卷着、融合着。干菜舒展开了,它张开怀抱,收纳着百滋百味,却又保持着自己的风度,从容淡定。是的,退了就是退了,即使再入江湖,也不问闲事了,看淡了,包容了,豁达了,更筋道更有风味了。吃着干菜,想想人生,岂不如此:年轻时莽撞如虎,老年时沉默如牛,而内在的筋骨愈老愈有味,所谓风骨大抵如此。

咸菜和干菜滋养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,印刻在我的血脉里——咸而醇厚,韧而筋道。现在的初冬,我也会学着母亲腌一腌咸菜,晒一晒干菜,滋养整个冬天,甚至一年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